

连续多少天下雨说不清楚了，所幸的是白天的雨点子小，而且稀，这让上班的人，淋湿得可以少些；晚上的雨点子大，而且密，这时人都在了家里。家里有窗户拦着，下天下小都是外面的事情——早点钻被窝，被子有点潮，有点黏，有点浑浊的气味。

第二天，雨依旧下着，是淅淅沥沥的声音，是细如雾状的混漉。真想对老天爷吼一声：下雨

下出瘾头了，这多么？天沉默不语，不知道天的耳朵在哪里。听见是一回事，听见了做不做又是一回事。天不会因你的怨气而改变习惯，改变习惯都是难事，人都如此，天能怎样？

你最后决定选择等待，你相信，总有一天，雨会不下的，因为雨水下光了——上班了，出门了，天好像真的没有雨点了，你开心地呼喊，告诉家人可以不带雨伞了。家人说，天气预报今天又是雨。还真的灵验，高兴还没有过去，雨像一阵风，又刮到了你的裤腿、脚下。放眼路上，许多人都要上班去了，他们急匆匆，他们都撑着伞，红的、蓝的、黑的、粉的，花花绿绿的，条条杠杠的。伞下的世界别样风采，全是雨带来的风景。

有人说中午雨就停了，中午不停晚上停，晚上不停明天停。大家开始念叨起无雨的好处来，回想起阳光的好处来，说下雨真开心，

通人性

詹超音

越过都会惊飞，听到大声，甚至会被吓死。我就遇到过。有只麻雀误入阳台，没料想到我正在那里，一慌乱，撞上了窗户。捡起，掌心竟明显觉到世上最小心脏在剧烈跳动，只几秒，骤停，跟人一样，合上了双眼。怕什么呢？这么容易魂飞魄散！

江阴路花鸟市场还在时，见到一个要雀的——“下！”麻雀从要鸟人手中飞到地上。“来！”鸟又跃起，降落在主人肩上。就这两个动作，路人个个称奇。

跟爱鸟的好友建平说起，告知，只有蛋孵的鸟儿才能训练至此。破壳就与人类亲密接触，大了，天天给它洗澡，让它扒拉人手，帮它擦干、吹干，就深度信任你了。原来如此。

人通鸟性，鸟才会通人性。也就是说，只要人不惹鸟，鸟的胆子就会渐渐大起来。这跟人类中的弱者一样，一种心态。

我见到过最通人性的鸟。大理的洱海有一处海鸥最密集的码头，水中游的，空中飞的，成百上千。码头不起船，光给游人与鸥密切互动。人们竞相喂食，舞动海鸥眼尖，哪个游客掌上有食，就悬空衔取，嘴巴不会碰到你的掌心，很有礼貌。鸥通了人性。

前不久，我家前面的大治河修建观光河道，几辆正在整地的抓斗车周围立满了白鹭，旁若无人，新土里觅食。问师傅：“鸟怎不怕你？”答：“天天来，成朋友了！”鹭也通了人性。

鸥也好，鹭也好，它们原都是惊弓之鸟，被箭射过。惊弓之鸟这一成语典出《战国策》，说的是受箭伤的大雁听到弓弦的声音竟吓得伤口破裂，掉落下来。估计我遇到的那只小麻雀也是吓死的。那只大雁以为又在射它；那只麻雀是尚未通晓人性。

有日头真幸福——阳光是香的，被褥一晒，被褥就有阳光的香味，很温顺；大家说，阳光会除霉的，阳光一照，皮鞋就长不出白乎乎的霉点来；大家说，阳光晒过的衣服捏上去爽气，穿上去舒服，闻起来适意。大家还说，现在的日子，家里的角角落落有股说不出气味的，阳光再不出来照照，人也要发霉了，人气味要变味了。啊，都是味道，都是没有阳光的味道。

可现在阳光没有，天的脸色是灰黄的，天的神采是暗淡的。

周六的上午八点，天终于探出了日头——阳光像一个巨大的火球，高高地挂在天空，天空像被扫帚清扫过了一样，一派空辽、澄净、明亮的模样，一丝乌云也没

不到，爽朗的阳光把所有的光线射向了树林、房顶、阳台、操场、马路、河道；还有你的身上、头上、脚上，你的裙子上、裤子上、鞋子上，你的背包上、拎包上。你的头发，你的面孔，你的鼻尖，你的手指上都

有了跳动的、和暖的阳光。你把家里所有的门窗打开了，像打开一个世界一样起劲、兴奋。你把被褥晒了，你把枕头晒了，你把衣服晒了，你把鞋子晒了，你把碗盏晒了，你把筷子晒了，你把书晒了。能晒的全部晒了。晒完了，晒热了，晒暖了，晒清爽了。你沉浸在被光源包围的开心里，你把脸对准了太阳，你想对阳光说一句好话。但

鸟比鼠还胆小。鼠见着我，不急不缓，总是先顾盼几下；鸟一见到动静，即扇翅而去。鸟已有共识，不躲避人类会被灭绝。

最胆小的鸟儿连一只蚊子



紫玉兰

(钢笔画)

陆锡民

慈善相结合，让一切可回收的垃圾得到有效的利用，进而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的宏伟目标。



你看见了另一幅情景：阳光慢慢淡下去了，云块慢慢多起来了，云层慢慢厚起来了，头顶的天在缩小，你知道了，太阳很吃力，太阳要回家去睡觉。

半天阳光，半天日子。只有半天，阳光就像走亲戚，来了就去了。

半天也是日子，我们做好了许多的事情。阳光啊，出比不出要好，出半天比出半个小时要好。半天里，我们的手脚忙碌了半天，我们心情快乐了半天，这就足够了。想想吧，阳光出来半天，出来前，阳光要扫除乌云，要透过云层，要蓄势，要发力，要公正，要不偷懒。半天时间，阳光都在人间，都在我们身边。阳光啊，你来得辛苦，你来得及时，我们感谢你光顾凡间的情分。

原来日头是那样的珍贵，那是多少雨天换来的赞美与珍惜，这珍惜是实在的，这赞美是由衷的，那是没有阳光的日子给我们的至深教育，这教育是比较教育，比较是认识事物的高级阶段，同样是认识阳光的高级阶段。

但我担心阳光天天出来的日子。

曾有这样一项制度

周钰栋

要是当年的这项押瓶瓶制度没有被终止……但世上没有『要是』，也没有『如果』，只有正视图，做好当下。如今，我们不仅可以恢复当年『押瓶』的老传统，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将各类可利用的垃圾回收工作做得更好，更可以通过诸如中华慈善总会的『一张纸献爱心行动』，将环保和慈善相结合，让一切可回收的垃圾得到有效的利用，进而实现天更蓝水更清的宏伟目标。

我理解 PD-1/PD-L1 抑制剂（简称“P 剂”）的原理跟化疗时发生骨髓抑制后所采用的升白注射液有些类似。升白注射液是通过刺激的方法使得骨髓中尚未成熟的白细胞加速成熟，让小孩去担当成人的任务，它虽有临时性的应急效果，但当破坏力强烈而需持续使用时，就会失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九)

——中医与肿瘤(四十六)

张建国

效。这两者都是在用常规之法无效时所采用的以违反机体原本的生理机制为前提的治疗措施。我此拙见可能正是“P 剂”难以适用于所有肿瘤患者、疗效有限且难以持久、毒副作用仍然存在的原因所在。

“P 剂”借助免疫功能中的一个调节机制，在肿瘤局部微环境中所实现的功效确实貌似中医的扶正，但它所产生的却是一种有别于常态的特异性免疫功能，此功效用中医的补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中药里的补药只能直接发挥补益的功能，没有办法借助免疫功能某一环节的中介再间接实现扶正的作用。

许多人都知道的狂犬病、宫颈癌和小孩接种的许多疫苗，这也属于免疫疗法。这些疫苗进入人体后所发挥的确实是防(扶)邪的功能，但它是通过以毒防(攻)毒的方式实现的，这种功能应用中医的补法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P 剂”的原理不能等同于中医的补法。凡是西医中的某一疗法或某一药物的作用相同或相似于中

医里的某一治法，那么用相应的中药也可实现或类似、接近于那种功效，否则就是相异的。这是我总结的一个规律。

这里我只提出几个常识和现象作为“P 剂”的机理并不等同于中医补法这一认识的依据供大家参考。

一、传统中医学的主体是科学正确的，但也有落后与错误之处，所以并不都能作为我们

今天的行动指南和准则。以大的概念划分，在病因上无非正虚与邪盛，因而在治法上也就不外扶正与祛邪。中医固然有正能胜邪之训，但也有邪盛伤正之说。过分强调而偏重一端，皆有失中医中用平宗旨。二、不少中医师认为扶正是治癌的主要方法，也有学者做了实验报告来证实。值得了解的一个常识是，实验室中得出的理论逻辑并不总能等于实践逻辑。国内外科研中实验室结果喜人，但在实践中并不响应也是科研中的常有之事。其实在中医而言，正气只对有些常邪（一般邪气）具有防御和祛除功能，但不能防御毒邪，更不能祛除之（这一观点是我首倡，供讨论）。补法并不能成为祛除毒邪的根本方法，而主要和更多的应该采用病因解毒、以毒攻毒以及汗、吐、下等方法。三、“P 剂”通常只对 PD-L1 高表达和肿瘤突变负荷高的患者有效，以及疗效不能持久这两个事实也是此疗法的原理不能等同于中医补法的依据之一。如果

虽去鹏城数次，我对其仍旧陌生——它毕竟不是一座小城。然而不打紧，你若想问路，尽管开口。“热脸挨冷脸”的尴尬，尚未发生过。

更幸运的是，我还遇过主动指路人。某天下午，我去龙华区“天汇大厦”会友，从民治地铁站下。记得曾由 D 口出来，左拐约一公里，过斑马线，搭乘对面公交站的 324 路车便直趋大厦。这回，我从 A 口出，一座人行天桥横亘左侧，一时不辨路径：向左抑或向右呢？

我边思索边左右张望。忽然，一部单车“哧溜”一刹，骑车男子右脚点地立我面前：请问你上哪？我吓一跳，见男子四十余岁，着青黑色普通衣服，稀疏头发于风中微摆。车嘛，约五六成新，属“铃儿不响到处响”的旧车。这年头，共享单车多了去了，谁还骑这该进废品店的破玩意？我不免惊诧。

拉客的？不对。巴士的土满街跑，遑论自行车载客，连摩的也被取缔了。看来，他属“多管闲事”之人——热心人吧！我顿生喜悦：“去天汇大厦。”他眨巴眨巴眼睛：“具体位置呢？”哦，他不熟悉。也难怪，森林般的大厦，如何数得过来呢？想到这，我问：“请问民治大道往哪走？”说完，我环顾四周。

“这是民治大道呀”，他指指路旁高竖铁牌。我问：“天汇大厦”远吗？“约四五公里，大路边，转一次弯就到！”我打开微信中位置图。他凑拢细瞧片刻，手指左前方：“哦，往前走，穿天桥进闹市区。”我说：“好的，谢谢您！”他没搭理，指向右斜斜对面：“那有公交站，324 路巴士直行后右转，估计途经‘天汇’。”“对，对！324 路车通天汇！”我忙回答。“那好，你从天桥下斑马线过去吧！”他脸露笑容。

我开步走，他骑自行车越过。刚拐上左边小道，他刹住车，掉头大声叮嘱我：“桥底车辆多，你注意慢行！”我心头一热——这素昧平生的指路人，心绪真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会小心的！我过完斑马线，转身一望：哟，他刚转头上车——眼盯我过完桥底，才放心离开。

上车刷卡坐定，我忽然想起那位热心的指路人，其实他并不熟悉大厦地址和 324 路停车处啊，很可能系外来打工者或近郊村民。但他拒绝冷漠，能察人所急、主动引路，令人感动。

它属于中医的补法，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不适用于大多数患者的情况。既然其取效的原理是因为重新激活了免疫功能，那又为什么已被激活的免疫功能只能一时而不能持久将肿瘤细胞彻底杀灭呢？四、如果用补法就能有效抗击肿瘤，那么癌症就早应不是世界难症而被攻克了，因为补法正是中医的最强项。五、已明确“P 剂”具有毒副作用。除了可发生各种脏器的免疫性炎症外，还可发生关节炎、格林巴利综合征、肌无力综合征、溶血、贫血、皮肤过敏等。利用以果推因的方法，可以看出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都相似于中医中毒邪的特点和性质。如果“P 剂”等同于中医的补药，那它就不会产生这种毒邪性质的副作用。因为即便使用了过量的滋补中药，也只会产生火热胀满之症，而不会产生脏器的炎症反应，更不会发生毒

性反应甚至致命风险。有读者会说，有些早期患者被治愈后不是终生也没见复发吗？我认同这一事实，但不认为这一结果是因患者体内的肿瘤细胞已在初次治疗时被彻底杀净所致。

首先，是否复发取决于残存的肿瘤细胞的增殖速度，而它会是因原发病的部位、性质、邪气的残存量，以及因人（体质、性格、基因等）因环境因素的不同而有快慢之异的。没复发不是体内已无肿瘤细胞的证明，而只是说明残存的肿瘤细胞因上述因素而增速偏慢仍处于量变阶段而未致质变。其次，远期疗效相对较好的大多是乳腺、甲状腺、前列腺、鼻咽等癌种（我把这些中医中不属于脏腑的癌症称为“小癌”），而如肺、肝、胆、胰腺、胃等癌种（属于中医脏腑的癌症称为“大癌”，肾癌例外）则差。何况小癌的疗效评估现在仍还只以期为并不长的五年生存率为准，如果改为十年、十五年以上，则复发率更高。究竟谁发谁不发，现在的医疗水平难以预测，只能听命于概率，那么谁能确定自己能够幸运地属于终生不复发的小概率之列呢？

由上可知，包括免疫疗法在内的现行的其他西医疗法都不能杀净肿瘤细胞，这就是我认为癌症患者在初愈后仍需终身治疗第一个理由。（待续）

七夕会

胜过硕大的猪肺。白切羊肺，可含，可嚼，可化。一般冷食，店里自有甜面酱，或酱油相送，可以不用。一上来，先在一片片白嫩上面，轻轻划过，看它们一片片弹出原形，也是好玩。然后，以牙签，用筷子，一片两片，横挑了。以白瓷调匙，三片四片，竖舀了。人得口中，含糊其嫩。舌上，羊肺绵软，舌下，白瓷冷硬，不知几多爽快！

最好是，一小块羊肺，一口乌龙茶，相浸相润了，交替而下。微咸，微苦。肺也清淡，茶也清淡，让你联想天下所有的嫩白，比如婴儿两节白嫩的手臂，胖胖，圆圆，白白，嫩嫩，多想悄悄捏上一捏。若以这样的白嫩，往婴儿嘴里送入一片，真好！

白切羊肺

魏鸣放

羊肺白嫩，亚光，好似一坨湿润的高岭土，正要制作天下最美的瓷器。白切，厚度以一厘米为宜。要说羊肺更是天然膨化食品，无论你吃了多少，一斤两斤，决没有饱腹之感。羊肺白嫩，玲珑可爱，像是动物世界的小家碧玉，细密精致，气孔若无，一片白光莹莹，入口滑嫩，囫圇而下，感觉

美食

绵软过之，饱实不及。

